



张昌山

教授,博士生导师。西南林业大学原党委书记,云南大学原党委副书记,教育部高等学校档案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,云南省人民政府督学顾问,云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。

赵声良

敦煌研究院研究馆员,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,《敦煌研究》执行主编,中共二十大代表,甘肃省人民政府参事,甘肃省领军人才,甘肃省宣传文化系统“四个一批”人才,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。

陈孝宁

昭通学院历史学教授,文化学者,书画家。曾任昭通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,昭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长,昭通书画研究院院长,《艺术昭通》执行主编,云南省政协特聘艺术家。

谢崇崐

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,云南省书法家协会理事及学术委员会副会长,中国书协“德艺双馨会员”,滇云印社社员,昭通市书法家协会顾问。

吉学平

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研究员,入选云南省“万人计划”,云南省委联系专家,昭通古猿化石地和昭通史前文化研究的权威专家。

杨勇

历史学博士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,汉唐考古研究室主任,西南第二工作队队长,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

文脉赓续

——朱提故地的活态传承与精神密码

3月18日,“磅礴乌蒙·文脉昭通”——昭通文旅强市“大家谈”专题访谈“文化篇·文脉赓续”在昭通古城文庙举行。这场访谈的缘起,是一次勇敢的探索和尝试,也是昭通市在“十五五”开局之年迈出的积极一步。昭通市委五届十一次全会指出,要聚焦省委“3815”战略发展目标,扎实做好“产、城、人”三篇文章,深入推进农业强市、能源强市、文旅强市、交通强市、生态强市、教育强市“六大强市”建设,为昭通擘画了未来5年的发展蓝图。昭通将通过筑牢产业根基、强化能源支撑、激活文旅融合、织密交通网络、守护绿水青山、夯实人才基石,全力推动其从传统农业大市向现代产业强市跨越,努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。

本场访谈邀请到多位对昭通历史文化有深入研究的学者,共同探讨一个问题:我们要建设文旅强市,脚下这片土地深沉的文化积淀,究竟是陈列在博物馆中的过去,还是可以滋养未来、赋能产业的活水源头?

主持人:张老师,您作为昭通人,又长期在云南从事历史文化研究,请您从云南、西南乃至全国的视角,为我们解读一下昭通的历史文化地位。

张昌山:“磅礴乌蒙·大美昭通”这张昭通文旅名片早已深入人心。乌蒙的磅礴,是天地造化的雄奇壮阔,而昭通的大美,更在于千年积淀的人文风骨,是历史长河中文明创造与传承的生动见证。

这一切,都植根于昭通独一无二的区位优势。放眼历史长河,从中原视角来看,昭通自古便是“内地”与“边地”的交会枢纽。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千年文化通道,从秦朝的“五尺道”、汉代的“南夷道”,到隋唐的“石门道”,再到即将全线贯通的渝昆高铁,千百年来,中原文明经此奔赴西南边地,联通南亚、东南亚,在往来交融中孕育出独具特色的“通道文化”。

立足西南版图,昭通地处川、滇、黔三省文化交融的核心区域。它看似位于三省文化的“边缘地带”,实则是汇聚四方文脉的“文化圆心”,浓缩了西南文化的精华神韵,堪称“小西南”文化的活态缩影。从“边缘”到“中心”,昭通正在努力画好“文化圆心”。

在文脉中,昭通是云南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。以朱提文化为代表的昭通文化,在云南文明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,是滇文化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回望昭通这片土地,华夏文化在此落地生根,开花结果,在与各民族的文化交往、交流、交融中生生不息。从“朱提”“乌蒙”到“昭通”,名号更迭的背后,是一条一脉相承、昭明通达的文化演进之路。

昭通文化博大精深、多姿多彩、神奇隽永,值得我们精心守护、潜心研究、用心传承。在这里,传统文化、红色文化、民族文化、通道文化、先进文化交相辉映、融为一体;这里镌刻着国家统一、民族团结进步的历史印记,蕴藏着铸牢中

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实践、宝贵经验和深厚智慧;还有诸多历史谜团,等着我们去探寻、去破解。

离开家乡47年了,昭通的变化太大了,需要我去重新认识。今后,我会以“阅读”读懂昭通,以“行走”体验昭通,以“安居”感受昭通,以“研究”深耕昭通,真切感悟磅礴乌蒙、大美昭通的永恒魅力,讲好精彩的昭通故事,共享朱提千年文韵。

主持人:陈老师,您首次对杜宇的神话传说进行了史学解读,也对昭通秦汉至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开展了开拓性研究。那么,您如何看待昭通的历史文化?

陈孝宁:我非常认同张昌山先生对昭通文化的定位。昭通历史的开端,绕不开蜀王杜宇。关于杜宇的记载,最早见于西汉扬雄所著的《蜀王本纪》,书中“后有一男子,名曰杜宇,从天堕,止朱提”的记述看似是神话,实则是古人类迁徙的真实反映。先秦时期,云贵高原一带尚无明确疆界,杜宇带领部落迁徙至昭通坝子休养生息,后沿横江进入四川腹地,在灌县与当地母系部落族结成联盟,最终抵达成都平原。杜宇部落进入成都时,正值金沙文明末期,其与三星堆、金沙文明的关系,目前学界仍在研究,这也是昭通历史的待解之谜。20多年前,我对杜宇传说做过普及性解读,如今已有相关专著和论文陆续问世,希望有更多人参与研究,共同解开这一历史谜团。

主持人:谢老师,您深耕昭通地方史、书法文化研究,金石勘察多年,在研究过程中有哪些发现和感悟?

谢崇崐:昭通地处云南北大门,区位优势独特,历史底蕴深厚,是多元文化的交汇之地,既深受中原文化影响,又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。这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:一是历史源远流长。昭通设县已有2000多年,是云南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,孕育了灿烂的朱提文化,同时也是扎西会议所在地,诞生了罗炳辉、龙云、卢汉、姜亮夫等一大批杰出人物。二是文学艺术底蕴深厚。昭通是全国第5个“中国文学之乡”,形成了昭通作家群,书法、美术、摄影等领域人才辈出。三是建筑特色鲜明。古城内的陕西会馆、广东会馆等建筑见证了昔日商贸的繁荣,其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,彰显了昭通包容开放的城市气质。四是烟火气浓厚。人文底蕴与市井生活相融共生,昭通人热情好客。

主持人:接下来,让我们通过短片聆听远在甘肃的国际敦煌学学者赵声良老师,对家乡昭通历史文化的研究与思考。

赵声良:昭通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。从汉朝起,这里便是中原通往西南地区的重要通道,也是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境内的汉碑、唐代关隘、东晋墓壁画都是极其珍贵的文化遗存,尤其是东晋墓壁画。昭通的文化资源极其丰富,一方面是珍贵的传统文化遗存,另一方面是独一无二的自然景观,如黄连河瀑布、大山包等。昭通开展文化建设工作,既有深厚的底蕴为根基,也拥有

广阔的发展前景。

主持人:吉老师,您通过研究考证,将昭通有生命活动的历史推算至600万年前,能否请您描绘一下600万年前的昭通是什么样的?

吉学平:昭通古猿化石及其伴生物群群的发现,是我国几代考古工作者探索人类起源的重要成果,也将昭通的生命历史追溯到了600万年前。600万年前的昭通,是现代生物多样性的重要起源地之一,也是当时全球气候过渡阶段的“生物避难所”,大量出土的动植物化石便可印证这一判断。

主持人:杨老师,我们了解到,朱提故城与昭通古城并非同一概念,您长期在朱提故城开展考古工作,能否为我们介绍一下朱提故城的历史与价值?

杨勇:朱提故城是汉武帝开西南夷后最早设置的朱提县治所,其存续年代从西汉时期延续至魏晋南北朝,后更名为“乌蒙”,最终定名为“昭通”,所以朱提故城也被称为“最早的昭通”。它是中央王朝在西南边疆设置行政建制的重要见证,也是昭通文化的根脉所在。

从2022年开始,我们连续4年在朱提故城开展考古发掘工作,目前已基本厘清城址的四至范围、保存状况,发掘出城墙、城门、城壕、城内建筑等遗存,其中部分发现为全国首次;城外则首次发现了云贵高原汉晋时期的相关遗存。考古工作不仅具有学术意义,还有社会功能。朱提故城作为朱提文化最核心的物化载体,未来我们可以将这些考古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源、旅游资源,比如打造朱提故城主题公园,助力昭通文旅强市建设。

主持人:张老师,昭通文化在《云南文库》和《云南文化通史》中占据怎样的地位?它们对昭通文脉的传承又有何意义?

张昌山:《云南文库》是对云南从古至今的重要历史典籍、名家名著进行整理,并以简体字出版,让经典文化“飞入寻常百姓家”。《云南文化通史》已被写入今年的云南省政府工作报告和云南省“十五五”规划纲要。该书以云南文脉为主线,贯通云南文化发展全过程,全面吸纳各地的特色文化、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。昭通文化丰富而精彩,从考古发现到人文积淀,都将成为这两部书的精彩篇章。

主持人:昭通的历史文化该如何活化利用?我们一起来听听赵声良老师对昭通文化发展的建议。

赵声良:昭通文化底蕴深厚,但知晓者甚少,核心问题在于研究不够深入、宣传力度不足。比如昭通的东晋墓壁画,早年受技术条件限制,临摹不够精准。现在我们有了更好的打光、数字化复原技术,应该重新进行精准临摹,并开展深入研究。孟孝琚碑作为云南最早的汉碑,相关研究成果却寥寥无几,甚至连本地的书法石刻,如陈荣昌题写的碑刻,保存状况也不尽如人意。对文化的重视要

体现在行动上:一方面要做好现有文物的保护工作,另一方面要培养一批专业人才,深入挖掘文物的文化价值,再通过各种方式传播出去。

主持人:张老师,地方文化的传承与传播,突破口在哪里?如何让更多人爱上家乡的历史文化?

张昌山:我认为地方文化的传播要从学校抓起,进而辐射全社会。从中小学到大学,都应加强乡土文化教育,让每个人都了解脚下这片土地,了解自己的家乡,明晰“从哪里来、根在哪里”。“家乡”可以是狭义的村庄、县城,也可以是广义的昭通。云南,了解家乡不仅是一份情感,更是一种责任,我们要让每个人都愿意把家乡的故事讲给全中国、讲给全世界听。

主持人:陈老师,研究昭通历史文化的意义何在?我们又该怎样更好地传承昭通历史文化?

陈孝宁:研究昭通历史,吃透杜宇文化是关键,由此可以了解古代昭通在西南地区的重要地位,以及它与四川的关系。昭通也是“中国汉洗之乡”,东晋时期的朱提汉洗畅销全国,甚至抵达当时的都城洛阳。昭通还是云南最早设置郡县、最早接受中原文化、最早使用铁制农具的地区。五尺道不仅是一条交通要道,还是中原文化输入云南的“文化脐带”,这也正是云南现存唯一汉碑——孟孝琚碑出土于昭通的重要原因。孟孝琚碑虽为残碑,但其碑文已超越对墓主生平的记述,蕴含着对生死与社会的深刻思考。触摸这块碑刻,我们仿佛能听到历史的脉动。

传承昭通历史文化,核心是将历史资源转化为旅游资源。比如打造杜宇雕塑,使其面向北方,即杜宇入川的方向;围绕雕塑打造杜鹃公园,引种国内外优质杜鹃品种,镌刻历代咏杜鹃的诗词,让杜宇传说、杜鹃文化与昭通文旅深度融合,让这些历史符号真正成为昭通的文化名片,推动千年文脉焕发新生。

主持人:谢老师,您认为从美学鉴赏的角度,该如何欣赏昭通历史文化的美?又该如何拓展并开发这份美学价值?

谢崇崐:昭通历史文化的美,藏在汉晋以来的各类珍贵文物中。每一件文物都承载着远古时期的文化信息,是昭通历史文化的审美载体。欣赏昭通历史文化的美,要聚焦这些珍贵文物,深入挖掘其背后的美学内涵,开发其美学价值,既要“金石气”等美学特质融入书法、绘画等艺术创作,更要将其转化为文旅、文创产品,让昭通历史文化的美被更多人感知、喜爱。

主持人:吉老师,您提到昭通的3个关键时间节点,这些节点使昭通历史成为人类起源和进化的重要区域之一,能否为我们讲解一下?

吉学平:这3个时间节点串联起了昭通的史前生命演化史,只是目前开展

的研究工作较少,但它的研究潜力巨大。昭通的史前文化与汉晋以来的历史文化交相辉映,共同构成了昭通的文化底蕴。未来,随着政府重视力度的加大和考古工作的推进,昭通必将为人类起源和进化研究提供更多实证。

主持人:吉老师,昭通樊人悬棺是一大历史谜团,您在研究该领域的过程中有哪些发现?

吉学平:我因一次偶然的机会参与樊人悬棺研究。昭通樊人悬棺历史悠久,从先秦时期一直延续到明代,文化内涵丰富,是研究古代民族迁徙、文化融合的重要实物资料。通过基因解码发现,部分族群与昭通樊人存在较高的基因相似度,这一发现印证了昭通作为多民族共生之地的特质,同时也为当地文旅发展提供了研究支撑。

主持人:杨老师,考古发现朱提故城城门进深达5米,这样的规划反映出当时故城的规模如何?

杨勇:2023年,我们在朱提故城的考古工作中,全面揭露了西城门。该城门进深5米,门道宽约4.8米,其宽度符合汉代“两丈”的规划,是专门用于运输粮食的门道。从规划来看,它完全符合全国郡县一级城池的标准,保存状况从考古角度来看也相当良好。朱提故城城址南北长约230米、东西宽约175米,总面积约4万平方米,比中原地区同期的县城要小。原因可能主要有3点:一是当时昭通地处西南边疆,人口规模有限;二是受西南山地地形限制,建城只能因地制宜;三是朱提故城的核心区域是官府的办公场所和仓储设施,普通百姓的居住区域和手工业作坊均分布在城外。因此,朱提故城的整体规模并不小。

主持人:张老师,红色文化是昭通重要的文化财富,您认为它对昭通的历史文化传统有怎样的影响?

张昌山:红色文化是昭通最宝贵的文化财富。昭通人民无人不知红军长征、扎西会议,无人不晓罗炳辉将军,红色文化早已融入昭通儿女的血脉。如果说传统文化是昭通的根脉,那么红色文化就是昭通的魂魄。长征途经昭通、扎西会议的召开,把昭通的名字写入了中国革命史,我们要保护好、传承好、讲好红色故事,将其融入思政教育、城市建设、文旅发展等各个方面,让红色文化成为推动昭通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。

文字由记者田朝艳整理
图片由记者韩兴国拍摄